

袁红霞运用花类药治疗脾胃病经验撷菁

赵 艺 指导:袁红霞

(天津中医药大学,天津 300193)

[摘要] 花类药凝植物本草之精华,质地轻灵,气味芳香,其性不燥,和缓养正,善入脾胃经,有降逆止呕、消痰散结、理气宽中、活血化瘀、疏肝解郁、悦心安神等诸多功效。袁红霞教授灵活配伍、随证化裁,广泛将其用于治疗胃痛、痞满、呕吐、便秘等证中,恰如其分,每获良效,具有鲜明的诊疗特色。

[关键词] 花类药;脾胃病;袁红霞;名医经验

[中图分类号] R256.3

[文献标志码] B

[文章编号] 0257-358X(2017)07-0611-03

DOI:10.16295/j.cnki.0257-358x.2017.07.023

导师袁红霞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,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。袁老师长期从事经典教学和临床研究,勤阅古籍,擅用经方,在治疗消化系统及相关疑难病方面有独到见解。笔者侍诊左右,聆听教诲,受益匪浅。现将导师临证活用花类药治疗脾胃病经验整理如下。

1 降逆散结之要药——旋覆花

旋覆花苦降辛开,咸温散结,归肺、胃经。降气化痰而平喘咳,消痰行水而除痞满。《本经逢原》曰:“开胃气,止呕逆,除噫气”,导师喜用仲景名方旋覆代赭汤<sup>[1]</sup>,治疗胃虚不纳,胃气上逆以烧心、泛酸、暖气、嘈杂、胃脘痞满为主要表现的胃食管反流病,疗效颇佳。其中旋覆花、赭石为临床常用对药,两者相须为用,共增降逆化痰、益气和胃之力。《本草汇言》有云:“旋覆花,消痰逐水,利气下行之药也。”且旋覆花兼降肺气,肺气的肃降有利于胃气的通降,有利于达到中焦平衡的状态。袁老师善用经方旋覆花汤治疗肝着,旋覆花消痰散结,降逆下气,配伍大量葱白辛温宣通,合茜草活血化瘀,通络止痛。导师平时常教导我们临床中还要熟诵经典,理论联系实践才可融会贯通,辨证选方才可得心应手,随证择药才可直达病所。

验案:李某,男,40岁,2015年10月12日初诊。主诉烧心泛酸年余。患者述烧心泛酸,暖气则舒,恶心呕吐,胸骨后灼热感,疼痛连后背。胃脘痞闷,工作紧张、劳累时易发作。咽干,纳差,不欲饮食,寐欠安。大便两日一行,质可,小便调。舌暗胖,苔白厚腻,脉弦滑。处方旋覆代赭汤合旋覆花汤加减。药

用:旋覆花(包煎)15g,生赭石(先煎)5g,党参10g,清半夏10g,炙甘草10g,茜草10g,葱茎7段,黄连12g,吴茱萸2g,威灵仙15g,土鳖虫15g,生姜8片,大枣5枚。7剂,水煎日2服。10月19日复诊:药后症缓,烧心泛酸已无,胸骨后灼热疼痛减轻,纳寐转佳,时腰腿酸痛,二便调,舌暗胖,苔薄黄,脉弦细。上方加沙参10g、肉桂3g、木香6g,继服2个月,随访未复发。

2 理气宽中之尚品——厚朴花

厚朴花,又名调羹花,为厚朴的干燥花蕾,苦燥辛温,善于理气宽中,芳香化湿,其行气化湿力似厚朴缓,主治脾胃湿阻气滞之胸腹胀满疼痛、恶心呕吐、夏季暑湿困倦、脘闷不舒、纳少苔腻等证,尤其适用于老年慢性患者和脾胃病日久虚弱的患者。厚朴花性温,袁老师将其加入六磨汤中,治疗气机瘀滞、经年不愈的便秘患者,行滞通降相得益彰,颇有良效。因其偏走中上焦,半夏厚朴汤证咽中如有炙脔病位在咽喉,用厚朴花较为适宜。厚朴花的使用,体现了袁老师用药平和的基本思路,效恒力专。

验案:杜某,女,36岁,2015年3月2日初诊。主诉便秘3年。患者述胃脘痞满,大便四五日一行,解之费力,质干硬。近日情绪抑郁不舒,自觉有痰堵塞咽中,吐之不出,吞之不下,纳呆,寐可,小便调。舌淡红,苔黄腻,脉弦滑。处方六磨汤合半夏厚朴汤加减。药用:木香6g,沉香(后下)6g,乌药15g,枳壳10g,槟榔15g,酒大黄10g,清半夏15g,厚朴花15g,紫苏梗10g,茯苓10g,绿萼梅10g,枳实10g,生白术30g,生姜8片。7剂,水煎日2服。3月9日复诊:药后大便二三日一行,质软,咽堵减轻,情绪渐佳,上方加柴胡10g、当归10g、薄荷6g,生白术改为15g,后以本方加减月余而愈。

3 活血化瘀之良药——三七花

三七花又称田七花,味甘微苦,性凉,入肝经血

[收稿日期] 2016-08-17  
[作者简介] 赵艺(1990-),女,河北唐山人,2014 年級硕士研究生,专业方向中医内科学脾胃病。电话:0315-3725055;邮箱:1078357362@qq.com。

分,功善活血止血,有化瘀不伤正气的特点<sup>[2]</sup>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有云:“人参补气第一,三七补血第一,为药中之最珍贵者。”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胃食管反流病症见胃脘刺痛、拒按,胁肋部针扎样疼痛,情绪急躁,舌暗红而有瘀斑、瘀点,舌底脉络迂曲,脉弦或涩时,袁老师常使用三七花。脾胃之气虚弱,运行迟滞,久病则由气及血,经络不利,血行不畅,导致瘀血内阻,不通则痛。三七花性凉,活血通经,促进胃肠血液循环;清热解毒,改善机体免疫功能。袁老师在脾胃病补法的运用方面,借鉴叶天士所倡导的通补法,即在补益中加通调气血之药。因养血药物大多滋腻阴柔,袁老师常在滋补方药中佐入三七花,使之补而不呆,动静结合,寓通于补,不伤阴阳。此则气机调顺,脾胃健旺,气血生化有源,病体得以康复。

验案:刘某,男,56岁,2015年3月23日初诊。主诉胃痛五年余。患者述2年前胃出血,住院治疗后愈。平素胃隐痛,喜温按,现时有刺痛。面色晦暗,纳少,不思饮食,寐尚可,体倦乏力。二便调。舌淡暗,苔薄白,前有瘀点,脉细涩。处方黄芪建中汤合丹参饮加减。药用:黄芪30g,桂枝15g,白芍30g,炙甘草10g,丹参20g,檀香(后下)6g,砂仁10g,三七花2g,炒麦芽30g,炒谷芽30g,仙鹤草30g,生姜4片,大枣5枚,饴糖30mL。7剂,水煎日2服。3月30日复诊:诸症悉减,胃痛缓,纳寐可,继服上方2周,嘱其慎辛辣饮食刺激,3个月后随访病愈。

4 疏肝理气之佳品——玫瑰花,绿梅花

玫瑰花味甘、微苦,性温。在众多古籍的记载中,玫瑰花的功效可见一斑。姚可成《食物本草》中记载:“主利肺脾,益肝胆,辟邪恶之气,食之芳香甘美,令人神爽。”《本草正义》记述:“玫瑰花,香气最浓,清而不浊,和而不猛,柔肝醒脾,流气活血,宣通窒滞而绝无辛温刚燥之弊,断推气分药之中,最有捷效而最为驯良者,芳香诸品,殆无其匹。”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述:“和血行血,理气……肝胃气痛。”玫瑰花味苦疏泄,不仅疏肝解郁以增行气之效,还芳香醒脾以助纳运之功<sup>[3]</sup>。袁老师临床于逍遥散、柴胡疏肝散中加入玫瑰花,治疗肝郁犯胃之胸胁脘腹胀痛;在旋覆代赭汤、香砂六君子汤中配用玫瑰花,治疗呕恶食少,效果都很明显。尤其对于胃脘隐痛、饥不欲食、口燥咽干、五心烦热、舌红少津的阴亏胃痛患者,袁老师在大队养阴润燥剂中也佐入芳香疏气之玫瑰

花,注重畅达气机,防阴柔之品滞气耗气。玫瑰花兼有养颜润肤的功效,脾胃病日久情志不佳,往往肝郁化火长痘生斑,而玫瑰花恰恰具有祛痘、淡斑的美容效果,易受患者青睐。

绿梅花微酸、涩,芳香行气入肝胃经,能疏肝解郁、醒脾和中,尤善治疗肝胃气滞之脘腹痞满<sup>[4]</sup>,胁肋胀痛,暖气纳呆等。袁老师将其与柴胡、香附、佛手、香橼配伍,用于浅表性胃炎、胆汁反流性胃炎,共奏斡旋气机之功。本品亦可化痰散结,与半夏、厚朴、茯苓共用,治疗七情郁结、痰气互阻的梅核气效果显著。《百花镜》言其“开胃散邪,煮粥食,助清阳之气上升,蒸露点茶,生津止渴,解暑涤烦。”理气药香燥辛热,多投有助胀耗液之嫌。但绿梅花性平,更适宜脾胃虚弱患者使用。

验案:张某,女,65岁,2015年4月13日初诊。主诉胃脘胀满2个月余。患者述胃脘胀满,喜温按,食后胀满加重,纳差,暖气,口干口苦,呕恶,寐差多梦,头晕,大便二三日一行,质干,小便调。舌红胖,苔薄黄,脉沉弦细。处方香砂六君子汤合柴胡加龙牡汤加减。药用:木香6g,砂仁6g,生白术30g,炙甘草6g,陈皮10g,柴胡15g,黄芩10g,太子参10g,清半夏10g,生龙骨(先煎)30g,生牡蛎(先煎)30g,生磁石(先煎)30g,酒大黄3g,茯神30g,桂枝10g,枳实15g,玫瑰花10g,绿梅花10g,生姜4片,大枣5枚。7剂,水煎日2服。4月20日复诊:诸症悉减,胃胀缓,纳寐可,继服上方后随访病愈。

5 悦心安神之妙药——合欢花

合欢花味甘性平,入心、肝经<sup>[5]</sup>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其“主安五脏,和心志,令人欢乐无忧。”《四川中药志》言其“能合心志,开胃理气,解郁,治心虚失眠”。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,袁老师喜用合欢花,不仅擅疗脾胃郁热蕴结导致升降不利所表现出的郁结胸闷,而且亦治虚烦不眠、健忘多梦、心神不宁等症。袁老师认为,脾胃病的发展和症状迁延日久,与精神情志因素密切相关,患者多有焦虑烦躁、抑郁不舒等变现,而经调畅情志和养心安神治疗后,患者自觉脾胃病症状多有减轻,临床配伍酸枣仁、夜交藤、石菖蒲、远志等以交通心肾。《理瀹骈文·略言》中提到:“七情之病,看花解闷,听曲消愁,有甚于服药者矣。”袁老师经常劝导患者心情舒畅,增强信心,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。

验案:刘某,女,34岁,2016年3月21日初诊。

主诉失眠半年余,心悸 4 个月。患者述平素工作繁忙,多思虑,寐轻浅,多梦,劳累后心慌心悸,善太息,情绪易低落。纳可,余无明显不适。大便日一行,质稍黏,不成形,小便调。月经量、色、周期可,偶痛经,舌红,尖瘀点,苔薄白,脉细弦。处方桂枝加龙牡汤合酸枣仁汤加减。药用:桂枝 15 g,白芍 15 g,炙甘草 10 g,生龙骨(先煎)30 g,生牡蛎(先煎)30 g,酸枣仁 30 g,知母 6 g,川芎 10 g,茯神 30 g,合欢花 30 g,夜交藤 30 g,炒白术 15 g,玫瑰花 10 g,生姜 4 片,大枣 5 枚。7 剂,水煎日 2 服。3 月 28 日复诊:药后症缓,寐转佳,情绪可。上方加石菖蒲 10 g、远志 10 g。继服 2 周,随访诸症已无。

此外,袁老师还常用活血通经、祛瘀止痛的红花,搭配桃仁、当归、枳壳、赤芍等治疗瘀滞腹痛、胸骨心痛、胁肋刺痛;用轻清发散、甘寒芳香的葛花,治疗因饮酒过度、湿浊内生所致的呕吐酸水,胸膈饱胀;用味厚沉降、凉血止血的槐花,与地榆相配,治疗湿热蕴结的痔血、便血,出血多者炭用,但因其苦寒

下行,脾胃虚寒者需慎用。

归纳花类药的主要功效有:降逆止呕、消痰散结、理气宽中、活血化瘀、疏肝解郁、悦心安神。因其轻灵宣化、芳香怡人、药效平和、不碍胃气,在脾胃病的临床治疗中得以广泛应用。导师袁红霞教授善于思考,在使用花类药的同时注重调和阴阳、顾护胃气、标本兼顾,常从古代典籍和现代医家的经验中汲取精华,形成自己独特的用药特色,堪值临床效法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袁红梅,杜昕,于盼盼,等. 袁红霞运用经方治疗脾胃病验案举隅[J]. 河南中医,2012,32(4):417-418.  
[2] 刘文娥,林洁,陈艳霞,等. 尤昭玲教授花类药物的应用经验总结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4,29(6):1866-1868.  
[3] 王光铭,陈昱倩,刘万里. 花类药在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中的应用[J]. 中医杂志,2015,56(2):176-177,180.  
[4] 贺梅娟,安静,刘婷,等. 杨晋翔教授治疗脾胃病用药经验[J]. 中医学报,2015,30(2):219-221.  
[5] 宁侠,毛丽军,周绍华. 花类药在精神疾病治疗中的应用[J]. 北京中医药,2012,31(6):461-463.

(上接第 610 页)

现代研究表明,补阳还五汤具有改善血流变、抗血栓形成、抗动脉粥样硬化、抗脑缺血及再灌注损伤作用<sup>[14]</sup>,活络效灵丹不仅用于各种瘀血阻滞之痛症,而且具有抗炎、消肿、镇痛等作用<sup>[15]</sup>,五味消毒饮可使皮肤抗细菌感染的水平升高,提高人体体液免疫功能<sup>[16]</sup>。取三方合用,共奏活血化瘀、清热解毒、祛风止痛之效。符合本例病机为“湿热瘀毒,痹阻脉络”的白色萎缩患者。治疗本病案时,注重了对该病本虚标实病机的确立,并采用谨守病机、注重整体、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,重视了本病痰、热、瘀、毒的对症治疗,根据不同的病程阶段采用对应的治法。同时配合安神、止痒等兼顾次症的把握,终达治愈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焦彬. 节段透明性血管炎 1 例[J].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,2012,28(2):125-126.  
[2] 彭刚. 节段性透明性血管炎 1 例报道[J]. 现代医药卫生,2007,23(7):1105-1106.  
[3] 袁晓琳,金实. 脉痹论治节段性透明性血管炎 1 例探析[J]. 亚太传统医药,2014,10(20):41-43.  
[4] 梁晶,宋泽蓉,李红艳,等. 白色萎缩 6 例误诊分析[J]. 实用医学杂志,2012,28(12):2083-2084.  
[5] 王晓华,潘慧清,陈文静,等. 20 例白色萎缩临床及病理分析[J].

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,2011,18(1):30-32.  
[6] 张凡,涂平,朱学骏. 青斑样血管炎[J]. 临床皮肤科杂志,2007,36(12):803-804.  
[7] 明·秦景明. 症因脉治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8:58.  
[8] 张立双,江丰,康立源,等. 张伯礼教授治疗脉痹临证释疑[J]. 天津中医药,2015,32(7):385-387.  
[9] 葛明盖,于倩,张同梅,等. 17 例白色萎缩临床病理分析并治疗探讨[J]. 东方国防医药,2015,17(2):152-153,193.  
[10] 李书霖,李岩,刘慧. 李延教授运用补阳还五汤治验举隅[J]. 中医药学报,2012,40(1):106-107.  
[11] 蒋萍. 活络效灵丹的临床运用[J]. 江西中医药,2007,38(4):54-55.  
[12] 王云彩,嵇淑艳,王嵘. 活络效灵丹临床应用举隅[J]. 中医药学报,2002,30(2):53.  
[13] 徐明,李斌,李欣. 五味消毒饮加减配合颠倒散外用治疗脓疱性痤疮[J].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期杂志,2009,8(5):305-306.  
[14] 王晚霞,李荣亨. 补阳还五汤作用机制研究进展[J].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,2008,6(5):574-576.  
[15] 付通攀,但春梅,郑焱江,等. 活络效灵丹抗炎镇痛作用的实验研究[J].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,2011,11(23):4548-4551.  
[16] 李蔚林,董德寅,刘军. 加味五味消毒饮治疗对粒细胞移行性变化的研究[J]. 青海医药杂志,1998,28(11):11-12.